

蘇聯小說通俗本

草原上的紅旗

原譯名“道理亞”



蘇聯小說通俗本

草原上的紅旗

原譯名“道里亞”

開•賽狄克 原 著
高 清 岳 譯
海 天 改 寫

元昌印書館

草原上的紅旗

本書根據文藝翻譯出版社
1951年8月出版中譯本改寫

定價 3800 元

元昌印書館 出版

上海山東路 128 弄 203 號

通聯書店發行

上海山東路 128 弄 11 號

1952 年 7 月 初 版

1953 年 1 月 七 版

印數 17001—23000 冊

序

本書原名道里亞，改寫本易名草原上的紅旗。原著者開·賽狄克，在一九〇八年，出生於外貝加爾一個貧苦的哥薩克家庭。他少年時做過雇農和牧童。這一部小說的地方背景就是他生長的故鄉。這是一部有關革命歷史的鉅製，故事的開場遠在十月革命以前。書中人物的中心結構涉及一個哥薩克老軍人的家庭。老祖父烏列平在沙皇時代，當英國艦隊侵略遠東區時，參加過衛國戰爭。他的幼子烏西里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孫子羅邁是游擊隊中一個戰鬥英雄。這部小說譯成英文後，登載在蘇聯文藝上。英文本原是主要情節的摘譯，並非全文。我國現有兩種中譯本，都是根據英文本翻譯的。節譯本中的故事從大革命時代開始。

烏列平住在門加洛夫村。在這個哥薩克村莊中，窮人多同情革命，富人却擁護沙皇。窮人和富人之間，前進分子和落後分子之間，對於大革命，各有各的看法。門加洛夫村中，反動派的罪魁：一個是奸商巴洛夫，一個是鄉村哥薩克統領卡爾金。那時外貝加爾行政區的蘇維埃政權還沒有鞏固，哥薩克的反動軍人謝米諾夫，勾結日本帝國主義，武裝謀叛。巴洛夫和卡爾金等，暗中招待匪特，集合同黨，密謀響應。同時前線歸來，同情革命的哥薩克戰士和本村的革命青年，在共產黨員、哥薩克騎兵團長巴里亞號召之下，紛紛參加赤衛軍，保衛祖國。革命和反革命的壁壘分明，外貝加爾區展開了赤

衛軍和白匪的血戰。這些十月革命後的艱苦日子，經由偉大的列寧和斯大林正確的領導和計劃，在慘烈的鬥爭中度過；終於消滅了匪幫，擊退帝國主義侵略者，穩固地建立了外貝加爾行政區蘇維埃政權。

那時英、美、法等帝國主義侵略者，還有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國主義，同時並起，企圖瓜分蘇聯的邊疆。一般出賣祖國的棍徒，各自投奔外國主子，企圖排除蘇維埃政權，組織傀儡政府。他們卑鄙無恥，窮凶極惡，屠戮人民，殺害革命分子，用優越的兵力和游擊隊作戰，結果是一場慘敗和滅亡。但在革命的陣營中，英雄層出不窮。他們矢志不移，百戰不撓，臨危不屈，履險不驚，全心全意的保全十月革命的果實。現在我國事同一例，美國帝國主義陰謀百出，匪特待機而動。我們尚須臥薪嘗胆，不斷的鬥爭。這一部革命的歷史小說，我們應該百讀不厭！

我國有兩種譯本：（一）高清岳譯，文藝翻譯出版社出版；（二）吳道生和夏祖燦合譯，時代出版社出版。現在根據高清岳譯本，參考時代出版社版本，改寫為通俗小說，並向譯者諸先生誌謝！

一九五一年，十月 海 天

目錄

序	地覆天翻社會革命	唇槍舌劍貧富鬥爭	一
第一回	戰士還鄉不忘政治	富人反動密施陰謀	一〇
第二回	共產黨號召衛國	哥薩克奮起參軍	一七
第三回	兵少械稀紅軍苦戰	水深浪急壯士渡河	二四
第四回	克流鎮深宵殺敵	五峯山夜襲無功	三一
第五回	烏西里孤軍陷陣	總指揮整隊誓師	三八
第六回	智勇空前英雄殉國	艱危不屈烈士捐生	四四
第七回	羅果夫森林話機密	烏羅邁茅屋避追兵	五〇
第八回	革命兒女寒宵盜馬	反動份子白日殺人	五七
第九回	游擊軍殺開生路	騎兵隊奪取山頭	六四
第十回	突重圍東山大戰	討叛逆全線立功	七一
第十一回	邊疆戰火一時盡滅	草原紅旗萬古長存	七八
第十二回	本書重要人名表		九一

第一回 地覆天翻社會革命 唇槍舌劍貧富鬥爭

話說蘇聯西北利亞外貝加爾行政區，道里亞地方，有一個哥薩克村莊，叫做門加洛夫村。村中住着一個哥薩克老兵烏列平。遠在一八五四年，舊俄羅斯沙皇時代，英帝國主義侵略者，有一次派遣艦隊，企圖在俄國遠東區海灣登陸，侵略阿穆爾州。烏列平參加這一次衛國戰爭，立過功勞，得着一枚獎章。他戰罷歸來，一貧如洗，住在門加洛夫村，務農爲業。這一個哥薩克村莊中，貧富不勻；有赤貧的僱農，有富裕的地主，有窮困的軍人，有暴利的奸商。烏列平的胸前獎章和身上傷斑，挽救不了他的窮愁生活。他養了三個兒子，都是戰士；大兒子烏德倫，在一九〇〇年戰死；二兒子烏塞林，參加過日俄戰爭，戰後退伍回家；小兒子烏西里，是個革命志士，在一九〇五年便投身革命事業，後來被沙皇政府逮捕了去，禁閉起來。在這個老兵家庭內，只有烏列平和他的二兒子撐門戶。烏塞林退伍回來時，母親已死。他的妻子阿桃雅，生有兩個兒子：大的叫羅邁，小的叫剛亞。烏列平是個老軍人，不懂得什麼叫做革命，當然也不能了解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意義。可是他信任烏西里是聰明誠實的，不會做壞事。既然烏西里要革命，那末革命一定是對的。還有羅邁，正是一個奮發有爲，容易接受新思想的青年，信仰他的叔父烏西里，同情革命運動。祖孫兩人間，雖則觀點不同，但都是傾向於革命方面。在門加洛夫村中，這是一個前進的家庭。社會上，窮人和富人總是對立的，革命和反革命總是

不能和解的；門加洛夫村莊上的有錢人，對於這個富於革命性的家庭，總不免側目而視。尤其是奸商巴洛夫，仇視着烏列平一家人。因為巴洛夫對於羅邁，另外還有一層仇恨。原來巴洛夫有三個兒子，都是游手好閒的寄生蟲。他的小兒子巴亞力，娶了高修林的女兒高達秀爲妻。高修林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哥薩克，他的女兒達秀，本和羅邁互相戀愛。這一類小兒女間的戀愛事件，越發增加了兩個家庭間的嫌隙。這些瑣話，不煩細表，且說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爆發後，尼古拉二世的退位詔書，傳誦於全國人民。舊俄的哥薩克，本來擁護沙皇，這個驚天動地的消息，到達門加洛夫村，頓時議論紛紛，分成兩派，貧人和富人對立起來。當退位的詔書在人羣中宣讀的時候，有一個鄉村哥薩克統領，叫做卡爾金，發表了一陣子反動言論，奸商巴洛夫支持他。孫里昂是一個窮苦的哥薩克，聽得不服氣，駁斥他道：「你和巴洛夫都是有錢的人，在沙皇保護下，作威作福。我們這些窮人却兩樣了，我們在過去的日子，何嘗不對沙皇盡忠報國，但我們的窮苦生活還比不上富人的狗。哥薩克原是一個光榮的名詞，可是窮苦的哥薩克，却享受不到光榮的幸福。我們但願革命對待你們這些有錢人，也和對待沙皇一樣！」卡爾金見有人反抗他，氣得面紅耳赤，威脅地說道：「孫里昂，你現在得意非常麼？」孫里昂回答道：「現在還談不到得意這句話。可是我對於沙皇，一點也不憐憫。不但是我，那些在前線苦戰四年的戰士們，還有那些被沙皇禁閉起來的志士們，例如我們村中的烏西里，都和我的心情一樣，對於他沒有什麼憐憫！」孫里昂說得義正詞嚴，卡爾金一時間無言可

答，另外還有一些富人們，却在旁咆哮着，怒罵着，蠻不講理的恐嚇孫里昂。這個已經覺悟了的哥薩克窮人，見自己人單勢孤，便也不去和他們多辯，傲然地走了開去。這件事發生後，過了一些時候，就有一羣被釋放的政治犯，坐在一輛輛插有紅旗的馬車上，從門加洛夫村外經過，因天色已晚，就在村外過夜。附近窮苦的哥薩克，熱烈地歡迎他們。許多婦女盪湧而來，送食物給他們吃。羅邁得信後，馬上趕去，他看見羣衆包圍着馬車行列。他的鄰居洛巴丁已經先到，臉上淚痕斑斑，快活得哭了一場。洛巴丁和革命的志士們談得正起勁時，村莊上的哥薩克騎兵將領卡爾金，也已躍馬趕到。他身佩手槍，腰懸寶刀，武裝齊備，駿馬騰空，胸前的勳章燦若明星，還有四個哥薩克騎兵前後呵護。他這樣的排場，這樣的威武，却想不到在革命志士的面前，顯得格外渺小，格外粗鄙。他撲了一鼻子冷灰，幾乎羞得沒有地洞可鑽。原來他飛馳到馬車行列的跟前，突然勒住韁繩，賣弄了一個好看的姿勢，站在馬蹠上，對着革命志士們高喊了一聲『晚安！』接着他手撫濃髯，靜候對方的敬禮。他不料靜悄悄的音響全無，竟沒有人理睬他。他站在馬蹠上呆若木鷄，心坎中只覺得一陣陣的屈辱和憤怒。隔了一會兒，才有一個面容頹頹，戴着眼鏡的革命志士，慢慢的走到卡爾金的馬前。他把眼鏡搬到額角上去，露出一對黑烏珠，瞪視着卡爾金，似嘲似諷的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將軍大人！』他說完後，稍停片刻，忽提高了嗓子說道：『劍子手先生，晚安！你有命令麼？請吩咐下來。』卡爾金又羞又氣，手撫刀柄，但又馬上警覺到不是動蠻的時候。他按住

胸頭的怒火，勉強地說道：『我是來歡迎你們的。你為什麼要嘲笑我呢？』那個戴眼鏡的人冷笑道：『歡迎我們麼？那末為什麼要帶刀槍呢？』那人越說越有氣，脫口罵道：『你這個蠢貨！』卡爾金此時羞怒得無法下臺，可是一個凶惡狡猾的軍人，也會得裝花臉，替自己收場。他立刻做出一副小丑的嘴臉，老着面皮說道：『哦！我做了一件錯事，帶了刀槍來歡迎，確是不應該的。現在請你原諒！我可以立即走開的。』那個戴眼鏡的人坦然說道：『走開麼？那就好極了！』卡爾金走後，就有人站在一塊石頭上去，對着羣衆演說。第一個演說的人，像是一個智識分子，形容顛顛，長年的流放生活，已經損害了他的健康。他演說到緊要關頭，咳嗽不止，只好退了下來。第二個演說的人，看上去是工人模樣，精神飽滿，態度堅強，揮動着一隻鋼鐵般的拳頭，增強他的演說力量。他說明俄國革命的性質怎樣，以及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為什麼要推翻俄皇？門加洛夫村的哥薩克們，本來落後，現在聽過了演說，對於俄國的革命意義，仍舊是一知半解。他們回來時，在路上彼此談論着。村民中最興奮的是洛巴丁，他贊成那個工人的演說。他了解像卡爾金這一類的軍人，不過是沙皇和資本家的走狗。不過他所不能了解的，就是那兩個演說的人，理論上有相反的意見：一個說是俄國解放了，在紅色的太陽照耀之下，人們起來歡欣鼓舞吧；另一個說是革命正在開始，鬭爭和犧牲必不能免，人們要提高警覺，慢慢的歡樂罷！誰的話說得不錯呢？洛巴丁搞不明白。他一路走，一路絮絮不休的發表意見。旁邊有兩個財主聽得一肚皮的氣惱，和他爭吵起來。這兩個有錢

的哥薩克：一個叫斯托夫，一個叫柏拉東。他們平素剝削窮人，當然傾向沙皇，反對革命。還有奸商巴洛夫，也和洛巴丁吵嘴。可是巴洛夫有一件武器，時常拿出來威嚇窮人。原來村莊上的貧農，都欠了他的錢。每逢窮人對他一反抗，他就馬上討債。此時他用戴有牛皮手套的手指，碰一碰洛巴丁身上的百結鶉衣，刻毒地挖苦道：「你儘管高興吧！可是欠我的錢也該歸還了。你欠債欠了一年了，我沒有收到過一個盧布。你好算是一個誠實的農人麼？」巴洛夫說罷，得意洋洋的一陣大笑。斯托夫和柏拉東兩人附和着他，也哈哈大笑起來。羅邁看見他們這種傲慢的情形，欺負窮人，大為不平，便幫助着洛巴丁說道：「你們笑他窮麼？你們何不張開眼睛看看，俄國革命了，窮人就要翻身！你們趕快閉起一張臭嘴，留待將來笑自己吧！」羅邁這幾句話，真是當頭棒喝，說得他們面面相覷，做聲不得。且說羅邁回到家中，把一切經過情形，告訴給老祖父聽。晚飯前，正當羅邁教導他的小弟弟剛亞讀書時，忽有一個客人前來拜訪。這個客人自我介紹，名叫羅果夫，烏西里的同牢難友，剛被釋放出來。他來訪問烏西里的父親。烏列平見是自己兒子的難友，當然表示歡迎。羅果夫是個上了年紀的人，和他熟識的人們，都親密地稱呼他格里夏叔叔。他和烏西里在庫圖曼牢獄裏同過患難，後來流放時，兩人就分離開來。烏西里被流放到雅庫次克州邊僻的地方，從前和家中還有書信往來，現在却久無消息。羅果夫自從流放後，和烏西里也已久別。這一次來到他的故鄉，一來是拜訪老朋友的父親，二來也要探聽他的消息。主客兩人談起烏西里時，老軍人不禁眼淚奪眶

而出，歎一口氣道：『我現在不知道他的生死存亡？』羅果夫連忙安慰烏列平道：『老人家不必担心！我認爲你的兒子一定同時被釋放，不久就可以回到家中。』那時烏列平很想多知道一點革命的事情，要和羅果夫作長談；於是留住客人，在他家裏晚餐。老人急欲知道革命後人民的生活怎樣？沙皇是不是應該推倒？國內沒有了沙皇，將發生怎樣的變動呢？關於這些事情，他都想提出來問問這個富有革命思想的客人。但他還有點躊躇不決；一則是客人初到，未便對他提出難題目來；二則是客人受盡沙皇的虐待，當然反對沙皇，如果問他應不應打倒皇權，似乎觸犯了他。烏列平不肯直截了當的問他，竟扯開去詢問他的身世和家庭狀況。老人不知道這個關心時局的革命志士，心中正在焦灼地，急於詢問老軍人對於革命的意見怎樣。因爲在俄國人民中，哥薩克人最忠於沙皇。哥薩克人贊成不贊成革命呢？對於這個問題，他是很注意的。晚餐時，老人欣逢佳客，喝了不少燒酒，客人也乾了一杯。飯後吃茶，老人趁着一股酒興，首先說道：『沙皇被推翻了，那末以後怎樣呢？像你這樣有智慧的人，一定能够正確地講說給我們聽。』羅果夫不作正面的答覆，却笑問道：『你自己的意見又怎樣呢？』烏列平想不到他會反問過來。老人倒也坦白，他就把心裏的話說了出來道：『爲了我的兒子幹革命工作，我們這一家人受到哥薩克人的歧視。我們經歷到許多困難。這一次發生大革命，推翻了沙皇，我個人對他，未始沒有同情之心。可是回過來想想，沙皇若不推翻，像你這樣的優秀分子，將終身不得自由。即以我的兒子而論，現在也可以釋放出來；那末，革命的結果，何嘗

不是很良好的呢！」烏列平話剛說完，又來了一個客人。來者就是孫里昂，他本是常來的熟客。這一晚他的來意，無非是談談革命。烏列平把他介紹給羅果夫以後，彼此傾談了幾句。羅果夫率直地問烏列平道：「在沙皇的專制政權下，你究竟有沒有好日子過呢？」對於這個中心問題，老人起初有點吞吞吐吐的說不明白，後來他把事情分析得很清楚，明白地回答道：「關於這一個問題，牽涉到全體的哥薩克人。我們哥薩克人，原是有得過沙皇好處的。土地分得很多，租稅却納得極少。可是沙皇要我們替他打仗，我們拿鮮血來代替租稅。戰爭一起，我們就要爲了沙皇拚命。經過一次戰爭，正不知要死亡多少哥薩克騎兵。在門加洛夫村中，我是第一個得到聖喬治十字章；但我始終是反對戰爭，贊助和平！」羅果夫說道：「我們現在還得不到和平，聽說臨時政府仍舊要繼續和德國人作戰。」孫里昂氣憤憤的插嘴道：「難道我們不能推翻這個不良政府麼？」烏列平說道：「我們革命要革到底，如果這個政府喜歡戰爭，我們也可以推翻它。」老人說至此，便問羅果夫道：「和平真個沒有希望麼？」羅果夫回答道：「臨時政府中有資本家和地主參加在內，他們主張作戰。不把這一批壞東西趕出政府，和平沒有希望。」老人又問道：「有誰能把他們趕走呢？」羅果夫回答道：「只有工人辦得到。工人的力量，現在就可以消滅資本家和地主的勢力；可是農民和哥薩克還沒有完全覺悟，仍舊幫助他們，使工人受到阻礙。只要哥薩克人不像一九〇五年革命時一樣，反對工人，再進一步和工人聯合起來，打倒軍閥、資本家和地主；那末，革命一定是很快的成功，和平也能

够永久維持。現在你們應該信任共產黨！信任列寧！」羅果夫提起列寧這一個偉大的名字，烏列平竟不知道他是誰？羅果夫就把列寧的革命歷史和革命思想，約略地說給他聽。那天晚上，羅果夫就宿在烏列平屋子裏，第二天動身回家。過不了幾天，已到了清明節邊，孫里昂到鎮公所裏去繳納人頭稅時，他看見這個市政機關裏，發生了極大的變遷。在從前，那些辦事人員都是哥薩克老兵，身穿軍服，神氣十足；現在却換了打扮。他們穿着普通人民的服裝，也沒有氣勢凌人的官僚派頭。那個鎮公所的書記長莫西亞，脫去身上的制服，只穿一件短衣，頭上戴着一頂便帽。孫里昂詫異地問他道：「爲什麼大家都改變了樣子？從前你活像一個將軍，現在却變成一個公子哥兒了。」莫西亞含含糊糊的答覆了一句，就跑進會計室去。另有一個紅頭髮的哥薩克，告訴孫里昂道：「赤塔召開了一個工人代表大會，通過一件議案：所有沙皇授給哥薩克人的特權，一概取消。此後哥薩克人便和普通農民一樣。哥薩克人的鎮公所也跟着廢除，此間就要成立鄉村蘇維埃。」孫里昂聽到這個消息後，匆匆回家，路上碰見卡爾金，全副武裝，騎着一匹駿馬，飛馳而來。孫里昂喊住了他，對他說道：「你爲什麼還要渾身披掛？這些勳章和肩章，可以扔在地上了。」卡爾金冷然答道：「我爲什麼要扔掉它們！」孫里昂說道：「因爲哥薩克的特殊地位已經取消，你不過是一個農民罷了！」卡爾金不相信他的話，孫里昂便將赤塔開會的消息告訴他，卡爾金氣憤憤的說道：「沒有我們哥薩克人參加，無論什麼會議都不生效力。我們必須另外召開一個真正哥薩克人的會議，維持我們

自己的地位。」孫里昂回答道：「你不要癡心妄想！所有貧苦的哥薩克人，都不願意保有一種特殊地位。你終究要跟着大家走！」卡爾金冷笑道：「哥薩克人不會這樣傻吧。我們還要採取前線士兵的意見呢。」他們兩人爭論一番後，各自分道揚鑣。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戰士還鄉不忘政治 富人反動密施陰謀

話說二月革命以後，俄國亂哄哄的黨派紛立，各方面掀起激烈的鬭爭。等到布爾什維克領導十月革命，推翻克倫斯基政府，方把蘇維埃政權建立起來，可是基礎還沒有鞏固。在外貝加爾行政區裏，共產黨的組織力量尙嫌脆弱。在赤塔，蘇維埃政權被社會革命黨奪取了去。赤塔的工人赤衛軍，正待用武力解散反動的人民會議，不料第一哥薩克騎兵團剛從前線回來，幫助着反動派，解除他們的武裝。直至一九一八年二月，第一阿爾根團和其他革命的哥薩克騎兵團，開到外貝加爾，紅軍的勢力頓時壯大，在赤塔回復了革命的秩序，同時外貝加爾行政區內的蘇維埃政權，也全部建立。那時門加洛夫村中，由人民選舉鄉村蘇維埃主席，推翻了卡爾金的特殊地位。前線士兵紛紛回鄉。第二阿爾根團的哥薩克騎兵，也已開回故鄉。戰士還鄉，正在清明節前，嚴冬的季候已過，可是地上的積雪還沒有融化，山徑上的叢生野樹，看過去仍舊是一片白色。仰望天空，只見浮雲飄動，景色如洗。在此大時代中，碰到這樣的良辰美景，鄉村間的農民，尙不忘尋歡作樂。門加洛夫的曠場上，有一天舉行大賽馬。鄰村的人們都來趁熱鬧。洶湧的人潮，興高采烈的爭看跑馬。遍地的冰雪，被千百人踐踏着，發出一陣陣的軋軋之聲。參加競賽的馬，一匹匹美觀壯健，騰蹕若飛。哥薩克人吉拉西，爲了競賽，這十幾天以來，廢寢忘食的訓練他的一匹愛馬。比賽開始後，正當鐵騎奔騰，勝敗未分之際，忽有

數輛馬車，各自駕着三四良駒，從山坡上直衝下來。第一部馬車衝到，在衆人歡呼聲中，跳下一個黑髯繞頰的哥薩克壯士來。他口中喊道：『鄉親們，好！我的哥哥吉拉西，你好！我回來了！』吉拉西一看，原來就是他的兄弟鐵馬飛，正從前線回來。鐵馬飛在大戰一開始時，便應徵入伍，足足在戰壕中度過了四年彈雨槍林的生活。現在他無恙歸來，弟兄間自有一番歡敘，按下不表。且說每年清明節到來時，本是紀念耶穌復活，在哥薩克鄉村的舊習慣上，節前四十天內，是齋戒時期；不開晚會，不許跳舞。青年們很少娛樂的機會，所以鐵馬飛回家後，便想出去打獵。他偕同洛巴丁、孫里昂，到烏列平家裏來，約請烏塞林同往山上游獵。因爲烏塞林有病，羅邁跟了他們去。他們一行四人，孫里昂乘坐雪橇，鐵馬飛、洛巴丁和羅邁，各自騎馬。他們渡過烏洛夫河，上了山，寄宿在獵人湯尼家中。湯尼是一個有名的老獵人，打過四十隻大熊；但他習慣於山居的安靜生活，不愛多言多語。晚飯後，大家圍坐在火爐旁邊，鐵馬飛要引逗湯尼說話，但老獵人竟不開口答腔。鐵馬飛只好作罷。彼此沉默中，孫里昂低語問鐵馬飛道：『人們傳說謝米諾夫反對革命，這些話真的麼？』鐵馬飛告訴他，確有這麼一個反動軍人。孫里昂不禁担着心事道：『他會不會到我們這裏來呢？倘使他來，那就怎麼辦呢？』鐵馬飛說道：『他不會來的，你怕什麼呢？』孫里昂回答道：『他如果要來，那就不免戰爭和屠殺。』洛巴丁插嘴道：『謝米諾夫來時，一定要發生災難。』孫里昂問道：『你有消息麼？』洛巴丁回答道：『我並未聽到什麼消息，不過看見村莊裏有錢的哥薩克們，鬼』